

惊险侦破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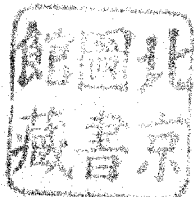
遐明 晓月 等著

华裔探长与他的情人



华裔探长与他的情人

华夏出版社



454077

责任编辑 杨 浏
插 画 吴汉东

华裔探长和他的情人

遐明 晓月等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山西省临汾地区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5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0册

ISBN 7—80053—118—S/I·040

书号: 10484·040 定价: 1.50元

内 容 提 要

长篇小说《华裔探长和他的情人》，以犯罪率最高的美国波士顿为背景，描写年轻的华裔警官丁家骏与高级女侦探王雅琳联袂合，共同抓获大惯犯“快乐的彼得”的惊险侦破故事。由于美国警界与黑社会之间复杂的内幕，使案情笼罩重重迷雾。但丁家骏不顾上司阻止、女友背离的种种压力，在女侦探的密切配合下，终于破获轰动一时的大案，成为第一个进入美国警界的华裔警长。同时，他与女侦探成为相亲相爱的情侣。小说构思新奇，具有异国情调和传奇色彩。

中篇小说《子弹列车即将爆炸》，是反映日本社会生活的超级惊险小说：神光109号高速列车满载一千四百余名乘客，飞驰在轨道上。警方得到歹徒的威胁，列车不能减速和停驶，因为车上装有炸药，车速关系到炸弹的触发装置！制造这一恶性事件的主犯，是在七十年代世界石油危机中倒闭的某工厂业主，他伙同被除名的自卫队队员佐藤和被大学开除的激进分子香贺，威胁政府必须交出五百万美元的代价，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追捕与搏斗开始了……。小说紧张惊险，扣人心弦，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社会生活。

华裔探长和他的情人

遐明 晓月 著



目 录

前言	(1)
一夜风流	(1)
爵士歌王	(17)
叛舰喋血记	(34)
蝴蝶梦	(49)
欲望号街车	(68)
音乐之声	(88)
炎热的夜晚	(103)
谁来赴晚宴	(118)
Z	(136)
法国贩毒网	(154)
教父	(169)
唐人街	(189)
克雷默夫妇	(212)
平凡的人	(227)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243)
正午	(258)
靡非斯特	(275)
芳妮和亚历山大	(292)
莫扎特	(304)

1

警察局长麦克斯维尔坐在办公室的皮转椅里，凝视桌上的一张纸片。他盯着这张纸片已经有好几分钟了，神情专注得就象一个补考的中学生盯着数学考卷。那是一张普通的打字纸，上面用打字机打着寥寥数语：立刻交出五万美元，放在喷泉广场左侧的垃圾箱里，饶你不死。下面的署名是“快活的彼得”。

这张纸条是一个酒类批发商交到警察局来的——当然是把五万美元仍进垃圾箱之后。他没那么傻，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因为他已经受到过“快活的彼得”的多次警告：打碎玻璃、破坏汽车，往信箱里放一封恐吓信等等。这一切有力地表明，要取得他的性命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再说他很富有，为这区区五万美元冒送掉生命的危险太不值得了。但五万美元毕竟是五万美元，事后想想未免心痛。因此他到警察局来报案，希望能逮住那个可恶的诈骗犯，将他绳之以法。

对警察局长麦克斯维尔来说，快活的彼得已经不是个陌生的名字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作案，受害者都是些家境富裕的人，使用的手法也如出一辙，先是恐吓，打碎玻璃啦，破坏汽车啦，最后，一封“交出五万美元，饶你不死”

的信送到了府上。这家伙十分精明，采取的手段足以使你精神紧张，但索取的金额却并不算高，在通货膨胀的今天，五万美元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数字。因此，每个受害者都爽快地付了钱，以保安宁。据估计，这个诈骗犯至少已经捞进了二十万！他当然很快活，银行里有二十万元存款可不是件坏事。不过，警察局长麦克斯维尔可就不那么快活了。诈骗犯的活动，在本市的富裕阶层中间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恐慌，迄今为止，这件事还没有成为新闻，但这种情况不可能维持很久，等到报纸上一登出来，警方的威信必将受到严重损害。更糟糕的是，这件事情恰恰发生在麦克斯维尔即将退休的时候。

麦克斯维尔当了整整十年的警察局长，功勋卓著，多次受到嘉奖，他可不愿意在离开这个职位之前，给人用黑笔在脸上打个印记！不，一定要抓住这个“快活的彼得”，然后体面地退休。他和妻子早就计划好了，退休后就回到德克萨斯去，那是他的家乡。他的兄弟在那里拥有一座规模挺大的农场，他可以帮兄弟干些农活，养养马和奶牛什么的。他一向喜欢侍弄牲口。要是在农场里待腻了，可以到东方去旅行一次，看看日本、中国，那是他和妻子都向往已久的美事……

一声有礼貌的咳嗽打断了麦克斯维尔的遐想。咳嗽声是桌子对面的佩奇队长发出来的。坐在佩奇旁边的是丁家骏警长，他们奉召前来，已经等了好一会了。麦克斯维尔发觉自己近来经常走神，一想就想到德克萨斯去了，这都是因为自己快要退休的缘故。他放下手中的纸条，眯起眼睛打量起对面的两个下属。佩奇队长身高六英尺二英寸，是个彪形大汉，亚麻色的头发，蓝眼睛，薄嘴唇闭得紧紧的，显得冷酷而自信。鼻梁有点歪，那是在一次拳斗中留下的纪念。不过

整个看来，他还是满漂亮的，尤其对某些中年女人的胃口，在他身上总少不了风流韵事。这个人办事是把好手，但有点急功好利，有时候叫人难以容忍。他希望在麦克斯维尔之后坐上局长的交椅，这在局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他身边的丁家骏警长是个华裔美国入，英文名字叫劳伦斯·丁，自从六十年代中期移民政策放宽之后，大批华人进入美国，他们聪明好学，刻苦耐劳，富于进取心，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成了美国社会中最富裕最有知识的民族。在商界和科技界，走出的华人比比皆是，不过华人进入警界的还为数不多。丁家骏就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一个。他中等身材，五官端正，一对黑眼睛又大又亮，处处流露出东方人特有的那股机灵劲。他是警察局里最能干，也是晋升最快的警官之一，还不到二十五岁，警长却已经当了两年，而且是在波士顿那样犯罪率很高的大城市。半年前，他刚刚调到这里。麦克斯维尔不无嫉妒地想，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还是个普通的巡警，象条野狗似的整天在街上转呢！如今的小伙子真是咄咄逼人啊！自然的法则是不可抗拒的，我在这个位置上立过功，出过风头，现在我不中用了，该轮到别人来立功出风头了！说实话，警察局长不是好当的，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来说，除了市长和性感明星珍妮特之外，就数得着警察局长了。而就演技来说，他这个警察局长一点也不比性感明星逊色，他可以变得象生铁一样硬，也可以变得象烤热的奶油一样软，视情况而定。此刻他正要借重这两个能干的部下，因此满脸带笑，打开烟盒，自己先拿了一支，然后把烟推过去，说话的声音甜腻腻的。就象刚出炉的奶油蛋糕，“现在戒烟是一种时髦。不过我从来不是个赶时髦的人，如今都这把年纪了，更

“不想赶，你们呢？”

“我们也不赶。”两个部下异口同声地说，各拿了一支烟叼在嘴上。

性急的佩奇喷了口烟，望着麦克斯维尔问：“局长，叫我们来有何吩咐？”

麦克斯维尔收回烟盒，把那张小纸片推过去说：“看看这个，这是道格拉斯先生交给我的。他是个有名的酒类批发商，本市几乎所有的酒吧都从他那儿进货。”

佩奇拿起纸片看了看，轻轻吹了声口哨说：“啊哈，‘快活的彼得’又捞进了五万美元，他可真是生财有道啊！”

麦克斯维尔恨恨地说：“这家伙太无法无天了，一定要抓住他，叫他从此再也快活不起来！”

丁家骏弹了弹烟灰说：“要抓住他，除非得到被害人的协助，从一开始就让警方参与这件事，要是仍然像这样尽打马后炮，再有能耐——哪怕是福尔摩斯亲自来，也将无能为力。”

麦克斯维尔点头道：“那些阔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不过，我一定尽力说服他们，请他们协助。”

佩奇把纸片仔细迭好，放进口袋说：“我把它拿去请专家鉴定一下，说不定会有帮助。”

麦克斯维尔打量着两个部下说：“线索很少，不过我相信你们会有办法的，你们是能干的小伙子，现在我全指望你们了。”

这时，桌上的送话器响起了“嗡嗡”的响声，麦克斯维尔打开送话器，里面传出女秘书的声音：“局长先生，沃尔金斯先生要见你，此刻他在会客室里。”

麦克斯维尔有些诧异，“沃尔金斯？他来干什么？”

“不知道，他说要跟你当面谈。”

“好吧，请他进来。”麦克斯维尔说完，关掉了送话器。

佩奇知趣地站起身说：“局长，我们走了。”

丁家骏跟着站起身。麦克斯维尔做了个手势说：“不，你们别走，我有一种预感……知道沃尔金斯是谁吗？”

丁家骏摇摇头。佩奇说：“我是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麦克斯维尔说：“他是建筑承包商，一个百万富翁，他的到来没准跟‘快活的彼得’有关系。”

话音刚落，沃尔金斯推开门走了进来。他高大肥胖，面色红润，下巴上的肉像火山口凝固的溶岩一般堆积起来。西装上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紫红色的毛衣，系着一条手绣的领带，上面那条龙张牙舞爪，似乎马上就要飞起来。丁家骏心想，即使麦克斯维尔事先没作介绍，也能一眼看出他是个富翁。富翁脸上没写着字，可他们在细枝末节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气派，那种优越感，比脸上写字更明显，更说明问题。

麦克斯维尔认识沃尔金斯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是眼看着沃尔金斯从一个普通的包工头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大建筑公司老板的。此外，他们还是同一所桥牌俱乐部成员，彼此很熟悉。他知道沃尔金斯是个不拘小节，快快活活的人，平时总是笑话不离口，但此刻沃尔金斯却是神情紧张，脸绷得像熟透了的石榴，快要裂口子了。麦克斯维尔明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作了个手势说：“请坐，老朋友。我们一向是在俱乐部见面的，你来我的办公室还是头一次，发生了

什么事情吗？”

沃尔金斯沉重地坐下，摘下呢帽，同时不放心地扫了丁家骏和佩奇一眼，麦克斯维尔看出他的意思，说道：“这两位是佩奇队长和丁家骏警长，都是自己人，有话尽说不妨。不过假如你坚持要跟我单独交谈，我可以请他们回避一下。”

沃尔金斯忙说：“不必不必，我可不想得罪你的部下！”

“好吧，那就请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麦克斯维尔咬着铅笔头问。

沃尔金斯把椅子往前挪了挪，竖起肥胖的食指，一对小眼在长满脂肪的眼皮下面闪着光，“确切地说，眼下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不过肯定要出事，要出大事！我有这样的预感。”

麦克斯维尔心想，在科学发达的今天，神秘的预感反倒成了个时髦的名词，连建筑承包商也谈起预感来了！他一只手托着下巴，盯着沃尔金斯问：“预感不会凭空产生，总有一些起因吧？”

沃尔金斯迟疑了一下说：“完全是由一些很细小的事情引起的。上星期，有一个自称名叫南特的家伙闯进我家里，说要跟我谈一笔生意。我的管家罗杰斯告诉他，我不在，要谈生意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但那个家伙却赖着不走，而且对我搜集的那些名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此人以后没再来找过我，可见他说的什么谈生意纯粹是谎言。此外，最近这几天我还好几次发现一辆红色小汽车跟踪我，我的住宅附近好象也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在徘徊……喂，麦克斯，我讲这些，你不会认为是在疑神疑鬼吧！”

“一点也不，相反，我很感兴趣”麦克斯维尔目不转睛地盯着沃尔金斯，“讲下去，还有什么？”

“就这些了。”沃尔金斯歉然道，“这也许是我的错觉，不过……”

麦克斯维尔打断他的话问：“那个自称叫南特的家伙什么模样？”

“据罗杰斯告诉我，是个三十多岁的人，中等身材，黄头发，瘦瘦的，穿一件藏青色的风衣，驾驶一辆老式的福特牌野马型汽车，不过车收拾得很干净。”

“罗杰斯看清汽车牌号了吗？”

“没有。”

“真可惜，否则我们就能试着找找这位黄头发、驾驶福特牌老式汽车的先生了。”

沃尔金斯挪了挪沉重的屁股，高兴地望着麦克斯维尔，“这么说，你真的对这件事情感兴趣？”

麦克斯维尔肯定地点点头。沃尔金斯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使得办公室的空气随之抖动了一下，“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可是，我又怎么能不为我的那些名画担心呢？”沃尔金斯扫了佩奇和丁家骏一眼说，“这些画中间包括雷诺阿、米勒、莫索、梵·高等大师的作品，还有两幅毕加索晚期的作品，我买这些画前后共花掉了一百多万美元，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现在只怕花二百万也买不到了！”

麦克斯维尔安慰他说：“请放心，老朋友，你会继续保有这些画的，我以一个警察局长的名誉起誓！”

沃尔金斯问道：“你打算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呢？”

麦克斯维尔说：“我会派人暗中保护你的住宅，窃贼不

来便罢，一来就把他当场抓住！”

“太好了，谢谢你。”沃尔金斯笑容满面地站起身来，刚想走，又回头问：“好久没在俱乐部里见到你了，今晚你来吗？”

麦克斯维尔摇摇头：“最近我很忙，恐怕没有功夫了。”

沃尔金斯拿起帽子，对警察局长和他的两个部下点了点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少了个大胖子，办公室里好象变得豁然开朗了。佩奇丝毫也不掩饰他对沃尔金斯的嫌恶，撇了撇嘴说：“有钱人总是象狗似的守着他们的财富，生怕丢失。照我看来，沃尔金斯的怀疑完全是捕风捉影，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麦克斯维尔摇摇头道：“不，我可不能拿警察局长的名誉开玩笑。沃尔金斯的画是保了险的，万一被盗，他倒受不了多大的损失，受损失的是我们，舆论的责难会象山洪暴发一样，把我们活活淹死！因此我不能不采取行动。另外，我仍然怀疑这件事跟‘快活的彼得’有关。”

佩奇提醒局长说：“可这里并没有出现‘快活的彼得’惯用的那些手法。”

“确实如此。不过，不可排除‘快活的彼得’玩腻了老手法，想变变花样的可能性。”麦克斯维尔用手指轻叩着桌面说：“就这么定了，保护沃尔金斯住宅的任务交给你们俩，由丁家骏具体负责。要当心，干得巧妙一点，别被人家一眼瞧出破绽。”

丁家骏站起身说：“请放心，局长先生，我知道该怎么办。”

麦克斯维尔满意地点点头，目送两个部下退出去。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丁家骏在自助餐厅匆匆吃完了饭，立刻驱车赶往沃尔金斯家，打算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以便安排布置。

沃尔金斯住在市区边缘被称作教堂区的地方，这里住的都是富裕人家，一幢幢独立的住宅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美丽。沃尔金斯那幢奶白色的二层楼房座落在路旁的小山坡上，与周围的绿树相映成趣。无论从建筑风格上还是用料讲究上，都显得比其他富户们的住宅高出一筹。这也难怪，他本人就是个建筑商，当然知道该如何装扮自己的住宅，使他显得与众不同。正是中午时分，住宅区里很安静，几乎看不到行人。丁家骏在那块写着“新兴建筑公司经理詹姆斯·沃尔金斯”字样的铝牌前面把车停住。下车以后，他四下看了看，然后推开栅拱门，朝山坡上的住宅走去。

在近处看来，这所住宅显得更其华美，大门两边装饰着亮晶晶的铝合金板，上面蚀刻出两个正在跳肚皮舞的阿拉伯女郎，刻得栩栩如生，好象随时都会从铝板上跳下来，欢笑着扑到你怀里。丁家骏对着她们欣赏了一阵之后，想按铃叫门，可是找不到门铃按钮，仔细察看之下，才发现按钮藏在左边那个女郎的肚脐眼里。他一边按下按钮，一边对那个正跳得起劲的女郎挤了挤眼说：“对不起了，小姐。”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五十来岁年纪、瘦骨嶙嶙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穿着黑西装、打着黑领结，就象只挨饿的企鹅。他打量着丁家骏问：“先生，你有什么事？”

他的态度彬彬有礼，但冷漠得就象是从冰窟窿里钻出来

的。丁家骏心想，这一定是管家罗杰斯了。他从口袋里掏出证件说：“我是警察局的劳伦斯警长，来了解一下情况，可以进去吗？”

“当然可以，请进吧。”门里的男人态度变得热情了一点，脸上出现了一丝淡淡的笑容，“我叫罗杰斯，是沃尔金斯先生的管家。沃尔金斯先生已经打电话来关照过了，说警察局可能会来人，叫我为你们提供一切方便。”

他引着丁家骏穿过门廊走到客厅。客厅很宽敞，布置得富丽堂皇，既富于现代派简洁明快的格调，又不失典雅庄重。正面墙上挂着一排大小不一的油画，总共有七八幅，全都放在精致的镜框里，乍一看，给人一种进了博物馆的感觉。沃尔金斯引以自豪，同时又为之担心的，大概就是这些画了。丁家骏走过去，一幅一幅的仔细观看。他对画是外行，但听说过毕加索、雷诺阿和梵·高的名字，他在其中几幅画上看到了他们花哨的签名。他扭头问罗杰斯：“这些画都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罗杰斯答道，“这些画价值一百多万美元呢！”

丁家骏说：“请原谅我这样问，因为我听说有些人为了防盗，常把真画藏起来，把复制品挂在外面。”

“这个我也听说过，不过这种做法不合沃尔金斯先生的口味，他喜欢炫耀，他所有的东西，从皮鞋到汽车，全是名牌货，否则宁可不买。”罗杰斯用手指着说：“这些画在投保时，保险公司特地请专家来鉴定过，你看，上面还有保险公司加盖的火印。”

丁家骏一看，果然，每幅画上都有保险火印。罗杰斯

说：“这些画是沃尔金斯先生的骄傲，每次有客人来，总要向他们夸耀一番，这些画也确是值得夸耀的。”

丁家骏点起一支烟问：“沃尔金斯先生为这些画保了多少险？”

“一百万美元。”

丁家骏轻轻吹了声口哨。“他可真舍得！”

罗杰斯说：“这些画是他的命。”

丁家骏问：“沃尔金斯先生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他的画呢？”

“屋里安装了电子报警装置，要是有人非法闯入，这装置马上就会发现，并立即发出警报。”

丁家骏又问：“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

罗杰斯点了点头，“沃尔金斯先生对我讲过，他担心有人打这些画的主意。”

“他到警察局来报警，这步棋走对了，有些人就是因为不愿跟警察打交道，结果倒了大霉。”丁家骏朝楼上指了指，“可以到上面去看看吗？”

罗杰斯作了个手势说：“请吧。”

他带着丁家骏到楼上看了卧室、书房和起居室。这些屋子摆设豪华，收拾得干干净净，可是丁家骏总觉得象是缺少点什么，他问罗杰斯，“这座房子里只有你和沃尔金斯两个人？”

罗杰斯答道：“本来还有个女仆，自从一年前沃尔金斯跟夫人离婚之后，他就把女仆辞退了。好在活不多，我一个人干得了。”

丁家骏好奇地问：“沃尔金斯离婚了？为什么？”